

前及其舉孝廉為西鄂長而早終則未嘗官中郎
將無疑此必非堂谿典矣大君二字雖未詳其出
處然此諱協字季度者必當是堂谿典之先人也
又按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年七歲而
夭大君夫人所共哀也据此文以大君與夫人並
言正是父母之稱當是漢時有此語耳顧不知後
漢書延篤傳注何以有堂谿典字季度為西鄂長
之語若至熹平四年寫經禰雨其人尚在則已在
其門徒延篤歿後八九年矣又安得謂為早終乎
此亦當入兩漢刊誤補遺之一條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

日講起居注文淵閣書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西嶽華山廟碑

篆額六字今所見者裝冊也据洪氏錄續是二行
廟字內月作月蓋舟之省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

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

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印也地理山川所

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

山川歲遍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

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

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

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

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

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

帝脩封禪之禮思登遐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脩故

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僂壁門曰望僂門仲

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

前至于亡新寤用正虛訖今垣趾營地猶存建武之

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注祠其

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

事西巡輒過亨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

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農大守安國高

侯汝南表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閔其

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案

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巖

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

我農棄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雞梁馮

于幽歧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帛之贄禮

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

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尊脩靈基肅

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十九行提寫平格過禳凶札拏斂吉祥歲

其有丰民說無疆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節闕會遷

京屯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

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

孫府君諱瑯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

甘陵甘行郇人丞張昇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

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京屯尹勅監

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

穎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郭君

右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其石已亡都南濠

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

乃蒞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為中郎然金石文

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即

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

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

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尔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

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

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

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

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

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質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据乎

是碑石既不存拓本亦久不見於著錄華陰王蕪異藏本子向所傾想而未見者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無異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殫十日思力摹

為冊此本自明萬歷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孺汜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是帖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彌山史康熙八年携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歸歛之何氏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蘆墟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顧南原家謂從

商邛宋尚書摹得其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
南原彙辨亦云予從商邛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
藏本也予既借竹君此本摹之亦遂信為即商邛
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
金壽門雙鉤商邛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本所闕之
字此皆有之因更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對別
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時重修
歎廟石
已具英會有疑其贗
者阻之遂不果勒既而以商邛詩核之則所謂
宋捐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
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第四行首歲字九行末

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杜遷市三字遺書
佐書字又鄴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

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弟三
十二本自

跋云近得
補損之是商邛本闕十字與王無異本闕百五

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

白蒲亦云尔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為疑矣春

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

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商邛闕十字之石

本未得親見一對臨之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

王無異本以成全譬延平劒合終當有日尔姜名
任備

如華入雅正元年以
王無異本摹勒上石

三原王焯跋王無異本時為康熙四年乙巳此在

商邛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

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

云華嶽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

是郭允伯三字之訛已轉畀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

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

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錄諸

韻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王無異本

後題云小華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

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

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

之後而宋湯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已知

且王虛舟壬辰選館尚於宋蘭暉檢討齋中見之

云蘭暉靳弗肯借此是康熙五十一年事而陳子

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周儀一家

其非宋湯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

全謝山鮎埼亭集跋是碑後云竹垞見西陂本文

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

予家所藏為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

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鎮幾無隙地予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种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為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為可信

洪氏隸續云袁逢修華山廟碑二十二行行三十七字袁府君肅恭明神及京地勅杜遷市石皆平闕高祖太宗孝武竝高出一字有紋如碁局據此以圖碑制則末行之末恰至石跌而止也然末行末張工下一字君下一字洪氏皆云闕而今諦審拓本尚隱隱可見也

碑以鑿為監亨為享此洪所未釋者又以玉為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載攷揚著楊統諸碑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爰為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字原舊刻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有此說也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

而其來亦非一日矣

朱竹垞於漢隸最推是碑以愚平心論之則漢隸
自以禮器碑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觀
前後變割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是碑為易見
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至者也

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

篆額

見弟行未見

君諱承字仲堯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申子老申

郎將弟也累業牧守印紱典據十有餘人皆德任其

位名豐其麗是故寵祿傳于歷世帶薰馨于丕室君

鍾其美受性淵懿舍和履仁治詩尚書兼覽羣藝靡

不尋陽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為主簿督鄧五官掾功

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柱忠繫

清肅進退以禮允道驚愛先人後已克讓有終察孝

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

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思哀善糾姦示惡旬月

化行風俗改易輻軒六纒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天

不弔殲此良人幸五十有六建寧三季六月癸巳淹

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

喪考妣嗟孤憤泣切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

早上行多疑平格

辭曰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繼先軌積德

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羣慙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

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別庶同如蘭意類未止中遭

冤反不終其紀夙世賈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

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黨魂有靈垂後不朽

夏承碑凡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因

治河得於土壤中者建寧原石也隸釋漢北海傳

額緣續云淳于長碑圭首之上右有暈二重自右周

於左其左復有一重篆額三行黑字其文十四行

行二十七字按隸續所圖額三行九字一方微偏

在左穿則在額之下蓋穿當額之偏右而文之中

也明成化己亥知府秦民悅跋下半為後人摹刻

者即朱竹垞所謂土人重摹者也跋云化本也秦

復樹之東隅唐跋云秦公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

有穿則仍是原石耳○吳山夫云成化本不知何

時淪沒嘉靖戊戌掘地得之求索者眾郡守唐寬

即碎其石後守唐曜又重刻于漳川書院跋言此

碑因取築城之石為工所毀蓋不欲暴前守之短

故微其辭也汪上湖云乾隆三十二年永年縣修

城急囑留意此碑而竟不可得聞城有嘉靖己巳

知府唐曜重刻于漳川書院則又取成化本重勒

者也其額夏承碑六字又有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九

字皆正書其碑正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後小楷

書四行云右蔡邕書淳于長夏承碑在廣平府承

河漢全書卷一

幾七十年海內
後為工匠所毀越二年余來守郡索諸瓦礫間不
獲乃取模本臨石寘亭中
至千卷自以為多是碑錄所未載然其時已云漢
錄難得况後此五百年獲見古人不及見之完碑
乃不幸而淪沒豈不可深惜耶今臨刻道勁不失
漢風骨足侔佳觀它時興作者他山之石何讓
口口碑也哉嘉靖己巳五月望南昌唐曜○汪上
湖云是碑今在永年縣城內漳川書院二門外
近有縣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書院者是也

隆甲午秋桐城姚夢穀郎中以雙鉤本見眎中闕
三十字即梁瑤峯尚書所從雙鉤雕木之本尚書
自跋云是山陽吳山夫廣文從金壇王虛舟給事
摹得者至今戊戌夏又從張晴谿吏部齋中得虛
舟雙鉤本則此三十字俱全虛舟自跋謂所見元

捐則何屺瞻楊景西二本所見雙鉤則畢既明胡
玉笥二本詳翫虛舟之跋畢既明鉤本即楊景西
本云闕字正與秦跋合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也
胡玉笥鉤本與何屺瞻本則虛舟亦未言其同異
而其下云一百十字巋然竟完以此度之壘似畢
既明本為闕一百十字者矣然吳山夫金石文存
云夏承碑予得雙鉤本于海鹽畢既明後有豐道
生跋蓋從宋捐影摹者中闕三十字蓋猶在一百
十字未闕之前者今梁尚書本實闕三十字其為
畢既明本無疑而何以王虛舟謂闕一百十字豈

西漢金石記卷一
虛舟之誤欵予既先後並得二本摹存於菴又據
洪氏隸續以原石行數位置列為圖并以今本圖
附于後而以今石訛誤尤甚者一一記出按其行
列攷次回是而知此碑之先後原委其為三本之
同異亦可以了然無惑矣

是碑前人著錄其可疑者數條謂成化時所樹恐
非原石者顧南原汪上湖說也謂積行當作積德
者徐壇長說也謂成化本已有訛字者吳山夫說
也謂王秋澗臆度為蔡中郎者顧南原王虛舟說
也按王秋澗集跋蔡中郎隸書云中郎本取秦相

斯大小篆為八分實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
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真奇筆也如夏金鑄
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
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至

元辛未中秋前二日觀

至元辛未是元世祖至元八年即宋度宗咸淳七年

也趙明誠金石錄云余家所藏漢碑二百餘卷獨此碑最完今合秋澗之言審之知原石字全者為宋拓無疑矣初未嘗有在廣平府學之語顧南原汪上

湖之疑蓋誤讀金薤琳琅耳

詳見後條

至於積德勤約

則原石重刻石皆然其訛作積行者則或是著錄
家從金薤琳琅諸書抄寫致訛者也而徐壇長謂

原本德字雖損然行下心字可辨則壇長所見是
舊拓之下半已損者也何義門云近者予得丹陽
孫仲墻藏本所剝損者僅二十餘字又在子擴所
得之上都元敬所得江陰徐子擴本子擴名充彌兼山著暖姝由筆三卷是皆謂
原石舊拓下半已損者而拓之先後有不同也其
摹刻之訛字則成化本與嘉靖本蓋皆有之雖上
半亦間有數筆之訛而下半特甚焉願南原既云
所得本與都元敬同而以所摹諸字驗之皆仍嘉
靖本之謬則是南原不特未見建寧本抑且未見
成化本也詳見後條

辛丑春吳門陸謹庭孝廉恭以其所藏宋搨本來

眎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翁楊景西二

跋伯喈此書謂之芝英體乃八分之奇品也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俗人重寫顛加肥濁而吾鄉徐芳遠遂以為法無趣寶燕石者耶是本乃宋搨非中父好古未能識也嘉靖已酉中伏日道生題書法自科斗一徹學者紛紛梁庾元威作書論載隸有十餘種各工其習以文其一家之學至中即而體法百變窮靈盡妙動合神功但歷年既久斷碑墨本存者絕少此碑蓋其間之一體筆意飛動精神如在今見之如景星卿雲是豈可多得與狀斯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以故闕然不講久矣子借康熙乙未長至後二日高平楊繩祖題其世有寶我康熙乙未長至後二日高平楊繩祖題其世有

景西及畢既明印其為山夫所見雙鈎本之所自
出無疑願山夫未見此拓本耳景西即楊繩祖字

則虛舟所見亦即此本然虛舟所雙鉤之一本則
又別假自臨江刺史胡玉筥之雙鉤本是以較多
三十字耳虛舟鉤本遠遜山夫然今見宋拓本始
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則山夫
虛舟雙鉤二本皆全未夢見矣蓋是碑上承篆籀
下開正楷為古今書道一大闢掖而或以怪奇目
之豈知言之選歟義門云碑字未嘗怪譎者此言
是也按洪文惠隸釋初不云中郎書虛舟跋則援
隸續語謂非出於本碑者皆不足信蓋其指為中
郎書者一出臨汝帖一出王秋澗集也而是本後
豐道生跋亦遂斷以為伯喈芝英體是皆不因廣
平重刻本後有蔡邕伯喈書字而傳會者明矣予
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於本
碑者而信之乎至於中郎之蹟在東京最為有名
則諸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隸勢云脩短相
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又竇臯述書賦
云蔡戟彎弧星流電轉皆與是碑相合又李陽冰
云蔡中郎以豐同豐予又嘗以克字有點證華山
碑與是碑合則以是碑目為中郎書者未必皆無
稽之談也至於芝英體之說則洪引庾元威語謂

為其間之一體初未嘗定指為芝英也攷庠元威
書論有屏風百體間以朱墨采色不著其狀是碑
體叅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乃古今書道一大關
捩豈可以元威所名百體者名之乎豐跋所云中
父者華夏字中甫別號東沙無錫人豐道生嘗為
作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
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者是也賦後題
云嘉靖二十八年歲在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
日在參前進士天官尚書郎南禺外史豐道生人
補著正與此碑後跋同時所作然則此本是錫山
華氏真賞齋藏本在當時最為烜赫著名之蹟今
真賞齋右軍袁生諸帖彪炳天壤而是碑獨不見
稱即虛舟山夫諸先生亦不知其為真賞齋舊本
良可歎也徐芳遠名蘭號南塘鄞人累舉不第八
分初法淳于長碑晚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
程南雲並馳都南濠云徐蘭與豐坊同時所作隸
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極者也予往年既
摹二鈎本今見此宋拓本然後知二鈎本皆土木
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為隸書圭
臬其有目為竒怪者未可以為信矣此吳門陸謹

庭所藏不遠數千里持以眎予爰為考論其本末借臨十日而歸之

何妃瞻所藏是孫仲牂本闕二十餘字者今未見

其拓本亦無雙鉤本楊景西本即豐道生跋本闕

三十字者予今見其拓本并有其響搨精本又有

其雙鉤本即吳山夫所雙鉤本也梁跋謂山夫從

於虛舟耳非謂虛舟胡玉筥本則虛舟所言不詳

不知其所自來乃是通幅無闕字者今未見拓本

而有其雙鉤本後有雍正十年冬十有一三本大

略如此碑圖及額詳具隸續而虛舟誤作夏承碑

不知漢人碑額無稱名者虛舟蓋未之考也

是三本者皆近日著錄家所見故列次之外此則

惟明江陰徐子擴為都元敬雙鉤一本中闕四十

五字其本今未必有知之者矣

成化本上半段是原石考

予既於辛丑春得見吳門陸謹庭所藏宋拓本借搨

而詳考之知是明錫山華中甫氏真賞齋最烜赫有

名之蹟為謹庭跋于其後越三年謹庭復以計偕北

上集話予詩境軒語及是碑之妙而是日宋芝山適

以其友瑛君所藏一本相眎即成化本也此內可與

今廣平碑對證其訛謬者凡有三焉一則原石劂字成化時鑿訛者嘉靖本亦因之以訛如一行弟也累二行歷三行書兼覽羣藝四行掾功曹上計守令龔五行允道薦愛克六行羔羊四府歸七行俗改易轡軒六八行六建寧三年六九行右百姓號咤若喪考妣十行曰十一行羣十二行質同如蘭意願十三行永歸凡五十八字是也二則原石模糊字畫不可辨成化時尚不甚訛而嘉靖本加之訛者一行將二行傳三行靡五行禮六行俯就七行化風八行十行哀辭十一行軌積德勤約燕十二行墓前三行抱器幽潛凡廿三字是也又有成化本上截之字有略近模糊而嘉靖本訛者二行爵四行匡八行熾凡三字是也其餘則與建寧原石本竟無少異則成化本即建寧原石而下半為後人摸刻之誤無疑矣自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凡六十五年而為築城工匠所毀遂有其又明年己巳之重刻則是成化本存於世者等於原石之艱得矣予向來亦疑成化本為秦郡守民悅所重刻非建寧之原石蓋因何義門任上湖二先生之說而致疑也今見此本反覆研究而知其不然者義門云初翻本亦作勤約

予向執此一語以為成化時是初翻嘉靖時是再翻
豈知成化時只有下半截之鑿壞而非通體重刻也
若果成化時已經重刻其與原石相同之字必不能
如此堅栗與原本逼肖假使其成化時之刻工選石
鳩材即能如此逼肖而何以成化己亥至嘉靖時纔
五六十年之間即已有下半截如此泐蝕之多此則
成化時所重立即是建寧之原石不待辨而明者矣
至於汪仁湖之疑蓋本於顧南原隸辨其說謂秦民
悅所見碑在府治而元王文定公秋澗集云在府學
則成化時何得尚在府治似乎民悅所見已非原碑
矣此語又大不然按王秋澗集跋此碑初未嘗指為
在府學也乃都南濠金薤琳瑯引秋澗此跋其下云
碑在今廣平府學此句是南濠語非秋澗語上湖誤
讀此文遂謂秋澗時已在府學因疑秦守所樹未必
是原石謬矣况秋澗元初人元初此地仍曰洛州後
乃升為廣平路亦無府字至明代始有廣平府之稱
秋澗何由而有廣平府學之語乎秦跋云成化己亥
此碑仆於後堂復樹之東隅唐跋云前守秦公民悅
建愛古軒以覆之碑首有穿據此二跋則成化時止
有重立之事而並非重刻也即下半截之重摹鑿失

亦非必秦守成化時之所為蓋成化間重立此碑不
過因其仆地而建亭扶楹之不但未嘗重刻抑且未
嘗摹鑿下截其摹鑿下截蓋在成化之前不知何時
何人所為非必其成化時所重刻也至於義門云初
翻本亦作勤約此語實為不誣予見朱臥庵所藏本
正與成化本同而上半所存真本之字則過於肥穠
即如第四行為主簿為字上半向外一點與中間長
撇之尾皆極麤大露鋒與原本實不相埒而銘內却
作勤約第約字已變圓體與原石勻字方折殊矣其
下半重鑿之字亦與瑛君本同据此言之則是尔時
又別有一重刻本也然此重刻本實在成化本之後
蓋以上半諸字過肥失真知之也都南濠言廣平通
判山西宋孟清言府學復有一碑與此相類殆即此
本之謂歟

成化本闕一百十字考

所謂一百十字者凡有二焉一曰飭而未訛第一行
將弟也累葉第二行祿傳于策第四行掾功第五行
禮第六行俯弟七行月弟八行人年五十第十行哀
其辭第十一行軌積德燕之第十二行慕列庶第十
三行抱器潛凡三十二字或飭其全字或飭其半字

者也二曰泐而已訛第二行歷世第三行尚書兼覽
羣藝靡不弟四行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弟五行允道
薦愛先人後巴克弟六行就羔羊在公四府歸弟七
行化行風俗改易轡軒六弟八行有六建寧三年六
弟九行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第十行曰弟十一行
勤約于孫子君羣弟十二行前賢同如蘭意願弟十
三行幽永歸凡七十八字合二者為一百有十字也
此一百十字皆在碑之下段然弟一行末收字弟六
行末高字弟十三行末蒿里痛字凡五字皆不訛不
泐也嘉靖重刻本既改易其行次而此一百十字中
又有考以原碑改正其訛者十二字又此外別有訛
者又三字今人多見嘉靖本不得見成化本是以所
謂一百十字者弗能知也王虛舟乃以為所得雙鈎
本與秦跋闕字合不知秦跋所闕之字虛舟尚未之
詳考而奚以知其合否乎

都南濠本闕四十五字考

吳山夫云都太僕家本闕字四十五謂是舊搨頌南
原家本與都正同然隸辨所載異作龔羣作群之類
與宋本乖異則頌氏所有殆重摹本也愚按都太僕
所謂闕四十五字之本當是其拓本偶闕四十五字

耳非石所原闕也而顧南原乃云予家有雙鉤本亦止闕四十五字勤紹亦作勤約疑即都所藏本夫都太僕既未明言此四十五字為某某字矣則即偶同闕字之數者豈必其即都本然此亦不必深辨也姑即以顧所摹於隸辨之字驗之蓋秦郡守所云闕百有十字者今具在也然其中有別焉有成化時石已泐蝕而未嘗鑿訛者有已鑿訛者其已鑿訛則訛在成化本而嘉靖本特踵之耳其僅泐蝕而未訛則訛在嘉靖本矣顧氏此書於碑下截之百有十字中沿重刻之訛者甚多若吳山夫所舉羣字異字特嘉靖

本之踵訛者耳此猶可曰顧氏所見或是成化本也至於一行將字凡此所云第幾行者皆二行傳字三行靡字五行禮字六行俯字就字七行化字十行哀字辭字十一行軌字積字十二行慕字前字十三行幽字潛字此十五字皆成化本不訛而嘉靖本獨訛者則顧氏止見嘉靖本併成化本亦未見也明矣而豈得復云有所謂雙鉤本闕四十五字與都本同者哉然或為之解曰顧氏所得雙鉤本皆在石之上半段而下截重刻者無從而雙鉤之是以顧氏不得已而於下截勉強就嘉靖本以成之假若果如此說亦

已於所云闕四十五字者不侔矣然而尤有可異者
第二行爵字第四行匡字第八行熾字此三字却在
石之上半段成化本並不訛而嘉靖本訛者乃顧氏
一依嘉靖本摹之則其通一碑全賴嘉靖本為之圭
臬矣而何得有雙鉤本云尔乎不特顧氏果見闕四
十五字之雙鉤本斷不肯出此即使以婁氏字原所
摹諸字一一驗而為之則亦必不敢出於此而今竟
據拾後人最謬之字目為漢碑之書在成化時鑿補
下段者土人也不足責也即嘉靖時摸勒全碑者亦
匠役也不足責也若以學人而欲是正文字則如之
何而可出此哉吾是以不得不詳著之至若第十二
行頤字顧氏所摹與嘉靖本不同則豈所得雙鉤本
止此一字與漢刻相合此字顧氏所摹右半
近合而左半仍沿誤亦必無
是理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真賞齋本闕三十字考

予既考定陸謹庭所收宋拓本即華氏真賞齋本或
有疑之者曰中闕三十字化行至十有恰三十字正
合嘉靖重刻本一長行之字數蓋以隸續攷之淳于
長碑十四行行二十七字而嘉靖重刻本則十三行
行三十字也予應之曰漢刻每行二十七字參差數

也不得而混同者也至於嘉靖重刻三十字之數則整齊易於混同者也安知非裝界成冊時以每行五字每葉六行為式恰失去一葉即是三十字矣亦豈必因爾時有新刻本而始如此哉今人習見三十字之行數遂不覺耳豈可執此以疑古刻乎此本豐道生跋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其時嘉靖新本刻甫四年未必即能冒亂真本也豐跋中所稱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而吾鄉徐芳遠遂以為法蓋即謂土人重刻下截者爾乃併其通體而譏之則亦豐氏持論之過耳

嘉靖本又有重刻考

豐道生為華東沙題所藏宋拓原本云今廣平有碑乃永樂間俗人重寫頓加肥濁此跋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距唐守重刻之歲甫逾四年其云頓加肥濁者蓋指成化本重鑿下半截之字言之耳然予見成化本雖下半鑿壞而其上半之字仍自遒勁不減宋拓也今日所見嘉靖重刻者乃忽已有四本其肥瘦楷柱顯然不同者甚多始知嘉靖本又已為人數數重勒矣大約其稍餘遒勁之意者嘉靖原石也其過肥者又歆勢太醜者皆非嘉靖原石又不知何時何

地重刻者也。顧南原自謂所得雙鉤本，疑即都元敬本。而以今重刻十三行者為失真。然其隸辨內所採之字，皆是今所行嘉靖本之惡札。則是顧南原所藏者是嘉靖刻之初拓。蓋其中遒勁之筆，尚有存者。顧遂信之，登諸著錄耳。予所得極碎爛一本，是百年前拓者，而尚非嘉靖原本。今日以所見四本並粘冊諦玩之，止一本最舊者，神氣遒勁，當即是顧南原所據之本耳。何義門云：夏承碑新翻本較之李明吉所得翻本尚不如也。此亦一證也。

華山廟碑雙鉤本記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既而知為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為雙鉤其本，寄予。蓋未翦標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蓋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標本未之知也。額右云：劔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御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度。□□□知賈。□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

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

日華陰縣下闕此二段文皆自後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

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

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

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璿唐書百官

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道此按巡官協律郎王

式此皆自前碑而後之文內樂奏六歌句下空石處云元豐

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

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

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壬子入內口自內

侍殿頭阮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於齋宮子文題

皆正書也

四十二

三

四十二
三



